

西方世界深陷三重危机

○ 竺彩华

[内容提要]西方的金融危机导致财政状况空前恶化,引发主权债务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的扩散造成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剧烈震荡,西方世界进入“财政危机—金融动荡—经济停滞”的严重恶性循环中,经济财政危机引起了西方社会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再思考。

[关键词]财政危机 金融动荡 经济衰退 资本主义体制

[作者简介]竺彩华,女,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2)01-0056-06

一、三重危机困扰西方世界

(一)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

从冰岛主权债务危机、迪拜主权债务危机,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美国国债风险,全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大有一发而不可收拾之势。

2008年10月金融危机爆发之际,冰岛主权债务问题浮出水面,成了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第一个倒在债务面前的国家,国家几近破产。然后是中东欧国家,由于救助及时未酿成较大的国际金融动荡。2009年12月,希腊由于财政收支赤字问题日益严重,全球三大评级公司先后调低其主权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爆发。2010年4月,希腊主权信用评级被调降至垃圾级。随后,国际评级机构对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及西班牙等国的主权信用评级提出警告或者负面评价,欧洲债务问题“普遍性”逐步显现,并持续恶化。2011年6月标准普尔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连降三级至CCC的全球最低等级。7月,穆迪相继将葡萄牙与爱尔兰的主权信用评级调降至垃圾级。9月,标准普尔调低意大利主权信用评级,并给予负面展望。随着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欧元大幅下跌,欧洲股市暴挫,整个欧元区面对成

立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不但欧洲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美国和日本也同样面临严重政府债务问题。早在2010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通过了将债务上限从12.4万亿美元提高到14.294万亿美元的法案。而到了2011年5月16日,美国政府债务就已经触顶。8月2日,美国两党虽然就调整债务上限再次达成协议,同意在短期内至少将美债上限提高2.1万亿美元。但是,标普还是在8月6日将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AAA下降至AA+。这是标普百年来首次下调美国信用评级,其主要依据是美国政府与国会达成的上调债务上限及减少财政开支的妥协方案未能满足美国财政中期稳定的要求。美国主权债评级下调引起不小震动,纽约金融市场8月8日遭遇“黑色星期一”,道琼斯指数暴跌634.76点,跌幅达5.5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分别重挫6.66%和6.90%,原油价格暴跌6.4%。

日本的情况同样严重:截至2011年二季度,包括国债、借款和政府短期证券在内的日本国家债务总额共计943.81万亿日元,创历史最高记录,达到GDP的两倍多。以人口计算,平均每个日本人负债785万日元(约63万元人民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如果加上地方政府的负债额,到2011财年日

本国家负债总额将达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233.1%。[1]在大地震重创日本经济、出口受到严重打击后,经济的脆弱性进一步削弱了日本的偿债能力,债务前景堪忧,继续被降级的可能性加大。

(二) 银行系统风险日趋增大

伴随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经济状况最严重的“欧猪五国”(葡、意、爱、希、西)所在的欧元区银行金融系统风险日益加大,同时也给美国的银行系统带来了巨大风险。

欧洲银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并不强。2011 年欧洲银行监管局在欧洲 21 个国家 90 家大银行进行的压力测试显示,欧洲银行业仍需强化其资本金。截止到 2010 年底,90 家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 8.9%,其中 20 家银行一级核心资本充足率低于 5%,需要在未来两年内补充 268 亿欧元的资本金。[2]在目前形势下,欧元区银行在银行间市场的融资难度越来越大。而同时,欧洲银行业的风险敞口却很大,特别是对“欧猪五国”的国债,规模大致超过 5,000 亿欧元[3]。债务违约将对欧洲银行业造成实质性冲击。目前,欧洲已有多家银行信用评级被下调。就目前欧洲采取的以市定价(Mark to Market)会计准则和以风险价值(Value at Risk)为基础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式而言,银行对其问题资产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低价抛售资产,二是补充资本金。前者将导致资产价格的下跌,后者将导致市场流动性的紧缺,最后可能引发严重的银行危机或金融危机。

另外,美国和欧洲金融业务联系紧密,其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欧洲国家的净风险敞口约有近 2,000 亿美元,仅花旗银行在“欧猪五国”估计就有 220 亿美元的风险敞口。[4]为此,美国部分银行因为持有欧洲国债,其资产负债表明显面临风险,并因此可能被降低评级而引发全球银行业的风险。

(三) 全球经济回升出现波折

全球经济目前面临主权债务危机、金融体系脆弱、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新兴市场国家通胀压力增大四大风险,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在今年 9 月 IMF 再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值,2011 年全球增长率将从 2010 年的 5.1%降至 4%,此前 IMF 预测 2011 年全球经济增长将达到 4.3%。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不力,部分国家或陷入衰退。IMF 预测,先进经济体实际 GDP 预计将以

缓慢步伐增长,2011 年仅增长约 1.6%,2012 年约为 1.9%。而此前 IMF 预测 2011 年和 2012 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将超过 2.2%和 2.6%。[5]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幅度将大大低于过去几轮经济衰退后的复苏程度。IMF 特别指出,原本就在不断减弱的美国经济活动可能会遭受更多打击,这些打击可能来自于财政整顿的政策僵局、疲弱的住房市场、住户储蓄率的迅速增长以及不断恶化的金融状况。

目前,新兴经济体贡献了更多的经济增长动力,但是在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下,国际资本大量持续流入新兴经济体,推动新兴经济体各国流动性和信用的过度扩张,提高了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和资产价格。面对通胀压力,新兴经济体都需要实行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而这将明显约束总需求水平。另外,如果全球复苏乏力、资本流动逆转、融资成本上升,新兴经济体也将面临新的金融风险。在通胀、财政、金融、结构等因素的约束下,新兴经济体持续增长的动力不足,对全球总需求的边际拉动将日益弱化。

二、金融危机恶化财政状况

2008 年金融危机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场债务危机,其源头就是美国次贷危机,不足万亿美元的银行债务危机把全世界拖入了百年难遇的大衰退,过度杠杆化的债务型经济终尝恶果。在解救危机的过程中,西方国家的银行和私人部门逐渐去杠杆化,原有危机貌似缓解,其实只不过是把私人部门的债务转移至政府部门,以国家信用来代替私人信用而已。

[1] IMF: Fiscal Monitor Sept, 2011.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fm/2011/02/fmindex.htm>.

[2] 欧洲银行监管局 2011 年欧盟压力测试总报告[EB/OL]. http://stress-test.eba.europa.eu/pdf/EBA_ST_2011_Summary_Report_v6.pdf.

[3] 郑联盛. 欧洲银行业风险在加大[EB/OL]. 一财网, <http://www.yicai.com/news/2011/10/1159188.html>.

[4] 金融危机 3 周年:美国银行业内外交困 未来增长堪忧[EB/OL].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9/15/c_131140211_2.htm.

[5] 世界经济展望[EB/OL].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1/02/index.htm>. [2011-09-11].

金融危机爆发前,西方世界的财政状况已有明显改善,主要表现为财政赤字明显减少,财政赤字相当于GDP的比例明显降低。例如,到金融危机前的2006年,美国、日本、英国和欧元区财政赤字相当于GDP的比例,已分别下降至1.6%、2.2%、2.7%和1.4%。但由于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衰退至少从三方面对财政收支形成巨大压力,导致西方主要国家的财政状况重新恶化,直至深陷财政赤字和主权债务危机之中。第一,金融危机导致西方主要金融机构经营状况急剧恶化,债务负担无法承受,直至濒临破产。为避免大型金融机构倒闭引发经济社会动荡,欧美主要国家政府不得不动用财政资金出手救助,导致财政支出急剧增加。第二,金融危机导致严重经济衰退,国民收入急剧萎缩,加上累进税制的倍数效应,使西方主要国家的财政收入急剧减少。第三,面对空前严重的经济衰退,尤其是由此引起的失业问题日趋严重,西方主要国家不得不连续推出以扩大公共事业投资、增加社会福利支出为中心的紧急经济对策,从而使财政支出急剧增加。上述三方面压力同时增大的直接结果,必然是西方主要国家财政状况的快速恶化,直至诱发主权债务危机。就美国、日本和欧元区财政赤字相对于GDP的比例看,到2008年已分别提高到6.3%、8.7%、4.8%和2.1%,2009年更分别提高至11.3%、8.7%、10.8%和6.3%,2010年仍分别高达10.6%、8.1%、6.0%和10.3%,均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3%的警戒线。与此同时,公共债务(主权债务)规模也急剧增大,相当于GDP的比例也随之快速提高。到2010年,这一比例在日本、意大利、法国、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德国已分别提升至199.7%、126.8%、94.1%、93.6%、82.4%、84.2%和87.0%,均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60%警戒线。^[1]

三、财政危机增大金融风险

主权债务危机的扩散和深化,是困扰目前西方经济的最大问题。除了前述的给全球银行业带来系统性风险之外,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它可能通过多个途径,对金融市场乃至整个金融系统造成强烈冲击,甚至再度诱发金融危机。

首先,主权债务危机直接表现为国债市场的危

机,而国债市场又是西方债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主权债务危机的深化,势必对整个西方债券市场造成巨大冲击,导致整个债券市场波动。例如,2011年9月12日希腊一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至117%,两年期国债收益率也接近70%。对冲希腊五年期国债风险的信用违约互换(CDS)价格飙升937个基点,达4,437点的历史新高,成为全球最贵的信用违约互换产品。希腊债务风险加剧,也引发市场对危机蔓延的担忧,其他面临债务压力的欧洲国家用于对冲债务风险的信用违约互换价格普遍上涨。当天,意大利、葡萄牙和法国的信用违约互换价格均创下历史新高。^[2]

其次,财政危机造成了股市动荡。每当市场传出新的国家信用被下调的消息,股票市场都会应声而跌,其波动幅度甚至会远远超过主权债务危机恶化的程度。这说明在主权债务危机不断恶化的接连冲击下,全球股市已经十分敏感和脆弱,甚至弱不禁风,一有风吹草动,立刻过度反应。尤其当意大利和西班牙被卷入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时,投资者对全球经济可能陷入下一场衰退的担忧不断增长,投资信心严重不足,纷纷抛售股票,股票市场连续跳水。仅在2011年8月初的一周时间里,全球股市市值就缩水2.5万亿美元;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全球指数(MSCI All-Country World Index)下降了8.6%,下跌的市值相当于法国的GDP,成为自2008年11月以来的最大的周跌幅。^[3]

最后,财政危机加剧了外汇市场的不稳定。在目前外汇市场上,有两股颇值关注的力量。一是美国经济形势尤其是国际收支状况的恶化,往往会导致美元对欧元贬值;另一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恶化,它又会导致欧元基础动摇,从而导致欧元贬值,美元升值。这两股力量轮番冲击着外汇市场,使外汇市场波动不定,严重影响了国际贸易投资系统的正常运行。

[1]OECD Economic Outlook No.89. http://www.oecd.org/document/61/0,3746,en_2649_34573_2483901_1_1_1_1,00.html.

[2]一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至117%,希腊违约恐难避免[EB/OL]. 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fortune/2011/09-14/3327012.shtml>.

[3]全球股市本周缩水2.5万亿美元[EB/OL]. 中国日报网,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cj/zgj/2011-08-05/content_3416559.html.

总之，曾因金融危机而严重恶化了的财政危机，现在又通过债市、股市和汇市等多个渠道，强烈冲击整个金融系统，再加上银行系统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极有可能再度引发金融动荡，甚至金融危机。

四、财政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恶性循环

目前在西方世界愈演愈烈的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的恶性互动，极有可能再度引发经济衰退。因为：第一，为缓解财政危机，改善收支状况，不得不进行紧缩，压缩总需求，导致经济衰退；第二，财政危机增大居民增税预期，恶化消费心理，收紧钱袋，抑制消费；第三，财政金融危机冲击股市，产生“逆资产效应”，抑制总需求；第四，在财政金融危机双重冲击下，银行必须收紧银根，压缩流动性，影响投资和消费需求；第五，财政金融危机导致汇市波动，影响国际贸易投资的正常运行，妨碍全球经济平稳增长。事实上，由于主权债务危机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愈演愈烈，已经对回升中的世界经济尤其是西方经济造成了剧烈冲击，西方经济增长已经出现明显下滑的迹象。如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2011年发达国家的实际GDP增长率由上年的3.1%下降为1.6%，其中美国由3.0%下降为1.5%，欧元区由1.8%下降为1.6%，日本更由上年的4.0%变为0.5%的负增长。^[1]再从主要西方国家的季度实际GDP增长率看，美国2009年第四和2010年第一、第二季度曾分别达到3.8%、3.9%和3.8%，之后连续下滑，2010年第三、第四和2011年第一、第二季度已分别降至2.5%、2.3%、0.4%和1.0%。欧元区始终处于波动不定状态，2011年第一季度只有0.6%。日本在2010年第四和2011年第一、第二季度已经出现了连续三个季度的负增长，分别为-2.4%、-3.7%和-2.1%，已经陷入典型的周期性衰退。^[2]

而经济停滞甚至衰退又会加重财政金融危机，尤其是增大根治财政收支危机的难度。救助措施只能通过缓解短期流动性支付危机，暂时增强危机国家的偿还到期债务的能力，而不能根本改善财政收支状况。同时，国际社会对危机国家的救助，实际上就是危机国家向国际社会举债，这种举新债换旧债的做法，不仅不能使债务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还会进一步导致未来债务问题的进一步恶化。财政状况的

根本改善还要仰赖经济增长、税收增加，但从陷入债务危机国家的实际情况看，普遍存在的却是经济停滞甚至严重衰退问题。从2008-2012年五年间的实际情况看，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要明显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在发达国家中欧盟是最差的，而在欧盟中，债务危机最严重的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五国又是差中之差。这说明，在这些国家，已经出现了财政危机与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各种数据已经非常清楚地证明了这一趋势。尤其是债务危机最严重的希腊，2009-2012年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2.3%、-4.4%、-5.0%和-2.0%，说明就在全世界经济已经步入回升进程之时，希腊经济依然深陷严重衰退之中。

五、资本主义期待新的体制模式

西方世界的三重危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的体制危机。历史表明，资本主义总是在放任自流的自由资本主义和政府积极干预的国家资本主义之间交替变动，因而资本主义总是周期性地爆发体制性危机。某一特定的体制形式，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能有效刺激高利润和促进经济的扩张，但体制矛盾最终会破坏其继续运行，导致体制危机爆发。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转向新自由主义，在各国国内和全球推行“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加速了经济的全球化和金融化进程。但同时，在政府财政预算方面，凯恩斯主义的思想却从未退潮。因此，今天的资本主义体制其实就是新自由主义导致的经济金融化和凯恩斯主义导致的经济财政化的畸形结合。这种结合反映在现实层面就是政府和垄断资本的结合，更确切地说，是政府已为根深蒂固、神通广大的政客金融寡头利益共同体所绑架。西方国家对金融机构的救助本身就是这种利益共同体的体现，因为这些金融机构“大到不能倒”，其之所以能大，就是因为政府放任自流、不予监管的“隐性保护”。西方国家使出浑身解数刺激经济，之所以未能奏效，反而酿成今天三重危机的局面，也正是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畸形结合的产物。有限的干预无法维持岌岌可危的体制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经济展望[R]. 2010-09: 178.

[2](日)外务省官方网站. 主要经济指标. 2011-09-28.

危机,西方社会正在呼唤新的体制模式。

(一)凯恩斯主义与经济财政化

20 世纪的“大萧条”给人类的经济思想带来革命,即凯恩斯革命。凯恩斯指出,由于三大心理规律作用,市场存在失灵的可能并且无法自我纠正错误,而且在严重的经济衰退中,货币政策往往无效,而财政政策却会非常有效。尽管凯恩斯主义思想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由于西方世界深陷“滞胀”而被摒弃,但其财政思想却仍被各国政府供奉为宝典,因为它给政府增加开支、创造所谓的“有效需求”打开了合法之门。由此,经济日趋财政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财政收入占各国 GDP 的比重越来越高,以 2010 年为例,美国、日本、英国、希腊、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分别就分别高达 30.9%、30.6%、36.6%、39.1%、46.0%、43.7% 和 49.6%^[1];另一方面,由于支出增加速度过快,财政赤字在各国也不断膨胀,直至引发当前债务危机。

但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自身存在逻辑上的不一致性,必然导致被滥用。例如,其对“政府理性”的假设:市场可能失灵,政府却永不失灵;市场上有交易成本,政府没有政策成本;市场上存在信息不对称,政府却拥有充分信息。再例如,“政府为公”的假设:政府是仁慈和高尚的,以社会福利为己任。由此假设,根据正统的凯恩斯主义,在经济萧条时,政府减税和增加开支可以刺激需求,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因此而上升;当经济转入繁荣时,财政政策反向操作,政府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财政会出现盈余。繁荣期的盈余抵消萧条期的赤字,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上,可实现财政预算平衡。理论上听起来非常完美,但在实际执行中,各国政府却是负债累累而鲜有盈余。其原因就是上述假设前提的错误:政府既不可能有完美的理性,更不可能没有自利动机。非完美的理性使政府不可能得到关于经济周期波动的准确判断,而且即使判断准确,政策的选择上还会存在偏向性(主要受自利动机支配),即使政策选择无偏,政策实施的力度和时机的掌握上还有可能背离经济的真实面,从而扩大而不是熨平经济波动幅度。而自利动机则促使政府行为短期化倾向不断加重:政治家们不论“在朝”还是“在野”,都在财政与税收政策等方面竭力取悦民众和各利益集

团。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如福利、补贴和投资等等,对选民有实惠,有助于拉到选票,因此政客们乐此不疲;而加税和减少财政开支却是不讨好的事,即使经济形势好转,也没有人愿意为长期的预算平衡而得罪选民。西方社会走向极端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就是这种偏好的结果,也是其财政赤字难以压缩的一个重要根源。由此,长期被奉为灵丹妙药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使得许多西方国家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长期处于膨胀状态,尤其为应对 2008 年危机而上演的“全球性经济刺激计划”更是凯恩斯主义的登峰造极,同时也为今天的苦果埋下了祸根。

(二)新自由主义与经济金融化

上世纪 80 年代初,里根当选美国总统,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首相,这两个标志性事件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在西方世界成为主导,西方主流经济学离弃了凯恩斯强调有效需求的“市场干预论”,转向强调有效供给的“市场自律论”。新自由主义主张实行自由放任,认为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就能使资源配置达到均衡点,从而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并“自动熨平”周期波动。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在本质上是金融化的垄断资本在国内和国际扩张的需要,是垄断金融资本在意识形态上的对应物^[2],主要表现就是经济金融化。

经济金融化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最显著的特点。当时的背景是经济增长停滞,资本所有者面临的困境是:在实体经济盈利性投资机会日渐稀缺的情形下,如何为其巨额可支配盈余寻找出路?他们采取的主要应对措施就是扩大金融产品需求,将金融产品作为货币资本保值、增值的主要方式之一。由此,金融机构推出了期货、期权、对冲基金等一系列花样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这种资本逐利的本性推动了当代资本主义逐渐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成为金融资本垄断资本主义(由于金融资本的高度国际性,因此也被称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其基本特征是:具有市场垄断性的大金融公司控制着金融市场的交

[1]IMF: Fiscal Monitor Sept, 2011.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fm/2011/02/fmindex.htm>.

[2]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资本主义的金融化[J]. 国外理论动态, 2007(7).

易,从而使金融业能够获得更高的额外利润,成为金融垄断资本“淘金”的沃土,而畸高的额外利润又成为更大量的社会资本流入金融业、货币信贷活动活跃和不断扩张的驱动力量;社会资本的流入和信贷、投资活动的发展,使包括银行、证券、保险、房地产信贷等广义的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大提升。^[1]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新自由主义由理论、学术转向政治化、国家意识形态化和范式化,美英借助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向全球输出以“华盛顿共识”为政策理论工具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在全球推行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其结果就是,全球经济也出现金融化和虚拟化。

新自由主义思潮推动下的经济金融化至少带来了两方面的危害。一方面,急剧膨胀的金融部门获得了高度独立性,并高高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在这种情况下,平等的竞争实际上并不存在,金融大鳄利用其垄断地位和自由化旗帜下的政府“隐性支持”,做出了许多“非自律”的贪婪行为,包括将“有毒的”金融产品肆意推向市场。因此,缺乏有效监管的经济金融化必然诱发金融危机。另一方面,经济金融化在扩大南北差距的同时,也使西方社会最富有和最贫穷阶层在金融财富和收入方面的差距拉大到极端程度。根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1%的最富有人口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从1976年的8.9%上升至2007年的23.5%,而同期经过通胀调整的小时工资却下降了7%^[2]。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也为西方社会带来了政治风险。

因此,新自由资本主义在扩张经济的同时,也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体制危机爆发的隐患,如不平衡日益扩大、金融领域投机行为日趋频繁和一系列大资产泡沫的出现等。^[3]

(三)资本主义呼唤新的体制模式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从2009年到2011年,美国失业率分别达9.3%、9.6%和8.8%,欧元区整体分别达9.4%、9.9%和9.7%,英国分别为7.6%、7.9%和8.1%。^[4]高失业率导致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背景下,“反资本主义”的声音始终不绝于耳。

早在2009年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期间,欧美就掀起了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最大的世界反资本主义浪潮,法国、英国、德国和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各地

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对资本主义的声讨。2011年9月17日,“占领华尔街运动”始于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矛头直指大金融机构的贪婪腐败。随后,运动演变成美国各界民众向美国政府及整个权贵阶层刮起的一股超强“反资本主义”风潮,并且带动波士顿、洛杉矶、华盛顿等50多个大城市发出了占领口号。同时,示威浪潮还蔓延至美欧亚,英国、意大利、加拿大、韩国等多国民众热烈响应。尽管从目前来看,这场运动最终可能因为缺乏强有力的领导组织者以及明确的目标和纲领而流于形式、无果而终,但它绝不仅仅是一般的政治或经济方面的抗议活动,而是21世纪掀起的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场世界政治运动。仅就“占领华尔街运动”而言,它折射出美国民众对华尔街银行家贪婪逐利和社会不公的强烈不满,对西方“制度困境”和体制的失望,从而正式为美国及其主导的西方世界敲响了警钟。

可见,西方世界目前不仅面临经济层面的三重危机,事实上还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危机,西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大困局。正如“大萧条”带来了凯恩斯革命,当前的大困局也必将对西方的经济社会思潮和制度带来一系列的变革,尤其可能对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思想、市场理念等带来深刻冲击。事实上,一贯高举经济自由主义大旗的美国,已经率先开启贸易保护主义,要求购买“美国货”。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民族主义普遍抬头,发达国家政府正由“开放市场”向“保护社会”转变。西方世界很有可能在未来很长时间内进入一个“去高福利和去全球化”的调整转型期。相应地,如果没有科技领域的突破性革命,世界经济很可能进入较为漫长的“去高增长”过程。

[收稿日期 2011-11-04]

[1]刘诗白. 美国经济过度金融化与金融危机[J]. 求是, 2010(14).

[2]Robert H. Frank: "Income Inequality: Too Big to Ignore". The N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2010/10/17/business/17view.html>.

[3]大卫·科茨. 目前金融和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体制危机[J]. 当代经济研究, 2009(8).

[4]数据来源: OECD Economic Outlook No.89 Annex Tables. http://www.oecd.org/document/61/0,3746,en_2649_34573_2483901_1_1_1,00.html.

political will, and is poised to push forward supporting measur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litical union. In this sense,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may possibly also become a catalytic agent and offer an opportunity to deep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11.A Full-Fledged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ASEAN, by Professor Jiang Ruiping, Deputy President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a doctoral supervisor and a member of the editorial board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Twenty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ialogue mechanism between China and the ASEAN. With a rapid growth between them in economic and trade ties, two-way investments have risen considerably, cooperative mechanisms are being gradually set up and areas of cooperation are showing continued expans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achievements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y gave Chinese economy strong impetus of growth in a long-term, stable and smooth way, and that they brought greater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to ASEAN's economies and helped elevate the region's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n the years to come, China and the ASEAN should also improve their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y perfecting their supporting cooperative mechanisms, fostering their investment relations in a balanced way, actively promoting their monetary and financial cooperation and focusing their earnest efforts to carry out some key cooperative projects, so as to develop the adaptability to the changes in regional and global economic situation.

12.The Western World Enmeshed in a Threefold Crisis, by Professor Zhu Caihua(F.), Associate De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ith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ased in Beijing.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Western World led to an unprecedented deterioration of its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set off a series of sovereign debt crises. That crisis has spread to such an extent that it caused a completely shattered feeling to the financial markets and real economies. The West is now moving into a serious and vicious circle of "financial crisis-financial turbulence-economic stagnation". After having a traumatic experience from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rises, people in the West countries come to feel the need to mull over the capitalist system once again.

13.Saudi Arabia and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 the G20 Perspective, by Dr. Zou zhiqiang, a lecturer at Shanghai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 In the 1930s oils were discovered in Saudi Arabia. Since the 1970s, as oil prices have skyrocketed and demand for oils in the world has risen sharply, Saudi Arabia gets rich very quickly and becomes a member of the G20, taking up one important place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As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heavily dependent o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s and economic growth of the world, Saudi Arabia will still be able to bring its potentials and influence into fuller play in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 the future.